



(清)毛奇齡撰 龐曉敏主編

學苑出版社

# 毛奇齡全集

第二十七冊

# 目錄

## 文集

傳 十一卷 卷七——卷十一

一

王文成傳本 二卷

一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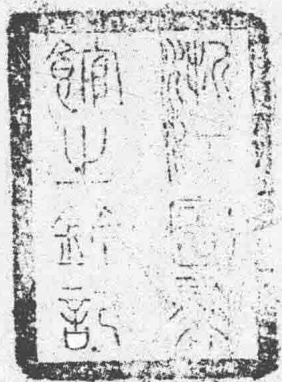
墓碑銘 二卷

二五一

墓表 五卷

三一—

#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字子



姜之璜西禮較姜之琦幼韓較

傳

沈七傳

沈七名禹錫字子先邑人居崇儒里其先七世連舉于鄉七生而好奇期大用崇禎己卯補諸生以國亂不得用乃棄舉子業讀書著詩古文辭當是時浙上軍大起永興以東盡溝土為壘自酉逮戊七嘗為相視其間卒厭其抵恆私念負才不得用當或有所為

而視諸所爲不道又不善用奇計棄不復顧讀書漁  
林間鍵門遍讀十三經諸子暨兵符陰陽家書以逮  
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合萬餘卷城南蔡五十  
一仲光城東毛姓市東橋包二先生與七爲四友時  
七念姓姓避近漁林七得之持而哭而蔡五十一避  
芝塘相去五十里卽欲取道往芝塘中道而雨隱麻  
中七搯姓手拊其首長嘆曰古有云頭鮮惡骨而予  
也幣幣然者而不知其瘦也旣而鄉中不可居復居  
崇儒里益悉力讀書畢發生平所好書聚一樓嘗讀  
二十一史以板枯不能復購他本乃手書其板自朝

遂夜漏下十餘刻不衰而七不以爲苦以爲常既而嘔血旋愈旋嘔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以爲七固厄不平不得已讀書是必血逆妄上行也無大故說復嘔血如粒米復愈復嘔壅血塊而軟不可卒破錢唐醫者曰嗟乎是病鬱也治期月當愈七素恃已精力無敗理遂傾信之喜過望數服益信之遂至敗然是時醫者十數輩皆殊其候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凡五年以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哭曰兒將死耶七以右手拊左手審視尺寸曰不死也時年二十七七貌瘠薄兩手盛夏不煖性頽口好

爲微辭尤喜觀劇八歲作文鄉里奇其才多稱之後  
每一文出必傳誦鄉里而七故秘之不以示及病甚  
或詢所著書大怒以爲預已死也及死而愛之者以  
爲七負才不得用用抑鬱死憐其才將輯其爲文刻  
傳於世而其母又哭不示曰其遺意也乃刻其寄友  
詩若干首因憶七病時作雜詩遺其僕寄予時來蕃  
在坐共詠之蕃慨然云沈七數詩皆哀絕似非生人  
時聞之不以爲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錢唐  
惟七命當死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嫌畏旣歸  
爲變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嘆曰嗟乎人

生有命胡爲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

王丹六評曰：末一段似傳似贊，哀情怨節，別一機杼。

### 楊孝子傳

嘗讀典例，無有以割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割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母事狀，如爲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于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啓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廁，舐嘗其糞，其

號于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石燠灼豈湯醴亦告絕者。闔戶刳左臂以其肉襍葠汁澼之三。澼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赤滓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上海令任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迂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迂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強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西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爲孝子者而見之也。

予友丁明府曾與之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于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踉蹌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祕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老而賤以爲不療卽療必不能康彊如平日乃旣愈又健皆貽聘不知所爲丁明府曰孝子將刲臂夾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臂肉鉅雜葠瀼之揚其膏令竭屢瀼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

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襍贈詩文卷附傳後

曹太常卿別傳

山陰曹君太常卿與予內從祖南京五城兵馬指揮陳君爲姻交陳君爲之傳傳者置也謂其行事可傳置也則傳置可已且曹君舊有聲其號秋水名惟才人能稱之其以第一人舉于鄉成進士仕泉州司理歷兵禮二垣給諫進太常卿人皆能指之其仁于先和于閭門勤于供官而竭蹶于國家多故間也人又能數之道之然則何傳乎傳其軼事君之初仕時以泉州司理攝漳州也漳故多寇而君以泉州理來咸

望君且郡闕兵備寇之將至嘗佔守未備以乘其隙  
君出廳事間服鄙袒衣偃仰四顧而命課夫漳之儒  
生儒生雖強起應之然竊笑且有怪之者乃益復召  
他郡他郡亦應之當是之時大宗伯黃公道周適鄉  
居講學芝山君復服鄙袒覆以深衣導隸詣講所麾  
諸儒生進其廡而環坐以聽既復往著榕壇問業黃  
公深許之且贈言曰文治之有華實猶黍稷之有馨  
香也豐儉不同享祀不可失也其重如此于是此漳  
之人怪之者咸更起而笑之曰此翁儒者也各棄去  
及其久始無笑者而寇竟以是徬徨不前及其去漳

州而返泉州也。君本理泉州，泉州于是復有寇居民相驚議事者，謂泉州閩衝也，非司理君不可。于是檄司理趣命駕返泉州。或進曰：「司理君，儒者，講芝山者也，恐不足當寇。」或乃因而阻之。且竊言曰：「天下事豈得數數倖矣？」君返日，坐廳事，按簿書。若無知者，悉禁諸譁言。陰爲扞擻，而寇且登岸。有來探者，故疎其坊防。令之入，入城晏如。故窺廳事簿書，崩隸如故。乃曰：「此易與耳。」于是賊稍縱，漸因居民之爲內應者，散伏焉。將乘隙而舉，以入君。乃令黠者陰伺之，已得其處。閱日，令假爲賊藏甲，所忽召諸坊民及偵者曰：「甲

所應有賊也。皆相顧愕。偵之。返曰。然。又令藏乙所復。曰。乙所賊。當獲衆。皆笑。頃之。則捷而獲者。立處下。于是皆相視。不知所爲。以爲司理君儒者言事。且中而君次日急召諸衆曰。賊今日當敗。可擒矣。盍與我出城。則衆皆伏地曰。諾。如公言。夜半薄賊營。縛其渠。泉州平。則凡閩海間。知與不知。以爲司理君儒者講。芝山者。也能縛賊。預識善敗。儼若鬼神者。若有物依之。能預人禍福事者。而于是咸服之。曰。司理君神。齊于生曰。君嘗自言曰。擾人者。將以定人之擾也。而擾之。是擾者也。官人者。我將有以官之。而使人官我。

則不官也。故其爲官如所言。嘗憶黃公游會稽與郡  
司理華亭陳公多道君事君爲諫官。值國亂。及其後  
始以太常卿治軍閩。故多海寇在漳與泉州尤甚。人  
無敢任其地者。是故嘗乏員。而君之仕閩最久。君嘗  
曰。寇漳者劉香。寇泉州者林瓚元也。更有僧不得其  
名字。

### 徵士包二先生傳

蕭山包二先生名秉德。字飲和。別字卽山。與同邑崇  
儒里沈七禹錫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里毛姓爲  
四友。沈七長于姓。而少包二先生一十五歲。每高會